

中国诗歌研究动态

Newsletter of the Chinese Poetry Studies



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主办

第壹辑【二〇〇四年卷】

诗坛任纵横 青山留诗魂

——纪念著名诗人兼翻译家沈宝基先生逝世两周年

法国诗人与中国

于「陈腐」中开出花来

——评孙康宜《抒情与描写——六朝诗歌概论》

二十世纪明代诗词研究索引（二）

『相和歌辞』研究综述

越南古汉诗选辑

二〇〇三年中国诗歌大事记



中国诗歌研究动态

Newsletter of the Chinese Poetry Studies



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主办

第壹辑【二〇〇四年卷】

赵敏俐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诗歌研究动态(第一辑);2004 年卷/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办,赵敏俐主编. -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

ISBN 7-80060-276-1

I. 中… II. ①教…②赵… III. 诗歌-文学研究-中国-动态
IV. I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2639 号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100078

网 址: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xueyuan@public.bta.net.cn

邮购电话:010-67674055

销售电话:010-67675512、67602949、67678944

印 刷 厂:北京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印张:787×960 16开本 19.625印张

字 数:300千字

版 次:2005年1月北京第1版

印 次:2005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0001—1500册

定 价:30.00元

编辑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光明	王兆鹏	方 铭	左东岭
刘福春	李昌集	吴伏生	吴思敬
吴相洲	林 莽	赵敏俐	施议对
钟振振	钱志熙	徐 炼	黄卓越
蒋 寅	蔡 毅		

编辑部

编辑部主任 尹文涓

执行编辑 檀作文 雍繁星 孙晓娅

发刊辞

毛泽东有词曰：“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阕，诗人兴会更无前。”

公元 2005 年，是中国农历的乙酉年，也就是“鸡年”。在中华民族正在昂首走向现代化，同时也开始了民族文化复兴的今天，用“雄鸡高唱”、“诗人兴会”来形容当今的中华文坛，真是再贴切不过了。“诗歌”是个人情志的最好表达，是自然心灵的最佳映照，也是感天动地的民族精神的最好展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毛诗序》）“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欲以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祇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诗品序》）古代如此，今天仍复如此。当一个人处于情感最为活跃的时刻，也就是他诗兴大发的时刻；当一个国家处于精神最为旺盛的时期，也就是这个国家的诗歌发展到高峰的时期；当一个民族的文化复兴开始的年代，也正是这个民族的诗歌研究走向繁荣的时代。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文艺创作和文艺研究领域里最为活跃的也正是中国诗歌。纵观现当代的中国诗坛，古典诗词、新诗和歌词，形成了特色鲜明而又互相影响的三大流派；各类诗集的大量涌现、各种民间诗社的自发创作、网络诗歌的异军突起，汇集成当代诗歌繁荣的三大支流；各种以诗歌为主的研究学会雨后春笋般的成立，各种诗歌总集、别集以及相关的研究著作的大量出版，各种以“诗”为研究对象的学术刊物的发行，同样从三个方面标志着中国诗歌研究的空前繁荣。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的成立，适逢中华文化走向复兴的 21 世纪，也正当中国诗歌大发展的黄金时期。按照教育部的要求，每一个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在把它办成国内一流、在国际上也有相当知名度的科学研究机构的同时，还要把它办成在本研究领域内真正面向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信息中心。从 2002 年起，我们就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每年编辑两期的《中国诗歌研究动态》，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经过两年多的准备和实践,我们已经有了了一定的经验积累,决定改名为《中国诗歌研究动态》并正式出版。这体现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的指导思想,也是本中心的所有同仁愿为中国诗歌研究的繁荣所尽的一点微薄之力。我们的宗旨是:反映中国诗歌研究的最新成果,报道各种研究信息,跟踪最新的研究动态,介绍世界范围内的诗人与学者,力争把它办成一份所有研究中国诗歌的学界同仁喜欢的刊物。

“伐木丁丁,鸟鸣嚶嚶。出自幽谷,迁于乔木。”愿以每一期的《中国诗歌研究动态》来传达我们的学术情谊,也希望所有的专家学者诗人朋友们共同关心它、支持它,让它一天天成长壮大。

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赵敏俐

2005年1月8日

目 录

发刊词

纪念沈宝基

诗坛任纵横 青山留诗魂

——纪念著名诗人兼翻译家沈宝基先生逝世两周年

..... 余协斌\1

沉舟中的梦游

——中国最后一位象征派诗人沈宝基的诗艺旅程

..... 张旭 何云波\11

象征主义与中国情结

——沈宝基及其《哭城》 邓艳艳\24

沈宝基诗论二则 沈宝基\34

沈宝基诗选 何云波选编\47

诗歌论坛

法国诗人与中国 卞亦 梁李 邹燕\62

典籍英译的风格再现

——小议《楚辞》的两种英译 郭晖\95

译诗中的“做诗”成分 周海燕\110

《红楼梦》中的桃源梦

——林黛玉诗之探索 何文刚\124

新诗音乐美研究初探 孙则鸣\132

论陈辉诗歌的单纯美 马丽\137

书评

于“陈腐”中开出花来

——评孙康宜《抒情与描写——六朝诗歌概论》

..... 孙华娟\143

孙康宜著《晚唐迄北宋词体演进与词人风格》	郭凌云\146
一部秉持艺术性原则的选本	
——简评王光明编选《2002-2003 中国诗歌年选》	
.....	伍明春\149
复原古艺术真相,探中国诗歌源头	
——读《乐舞与仪式——中国上古祭歌形态研究》	
.....	刘怀荣\150
为中华词苑保存一代文献	
——施议对《当代词综》评介	何晓敏\153
诗可以隐情	
——金克木旧体诗读后记	檀作文\157

论著索引

二十世纪明代诗词研究索引(二)	吴倩\162
-----------------------	--------

研究综述

“相和歌辞”研究综述	王传飞\194
------------------	---------

域外汉诗

越南古汉诗选辑	孙士觉\207
---------------	---------

动态报道

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月末沙龙“读诗会”活动简介	\249
古籍电子化的新成果	
——国内最大的文学专题数据库完成研制	\249
“高校中文系教学改革与古籍电子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	\251
“中国唐宋诗词第三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257
“郑敏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研讨会”召开	\259
“当代诗歌创作中的‘身体写作’研讨会”召开	\261
韩国东亚大学召开中国新诗“第三届国际学术研讨会”	
.....	\262
“新诗界国际诗歌奖论坛”召开	\262
“世纪初中国女性诗歌研讨会”召开	\263
《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与新诗史写作研讨会	\265
2004 中国中古文学(汉-唐)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66

新书快递	\272
-------------------	------

学人志

吴相洲教授简介	\281
---------------	------

大事记

2003 年中国诗歌大事记(阿翔)	\285
-------------------------	------

赠书鸣谢	\302
------------	------

稿约	\304
----------	------

诗坛任纵横 青山留诗魂

——纪念著名诗人兼翻译家沈宝基先生逝世两周年

◇余协斌

一、沈宝基传略

沈宝基，号金铎，笔名沈琪。1908年4月5日生于人杰地灵的浙江平湖。幼年在程氏私塾和诒谷小学就读。14岁进入上海中法学堂学习法文，是年考入上海震旦大学，读了3年预科。1925年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发生，年轻的他愤而脱离教会学校，结伴北上，考入中法大学服尔德学院。1928年毕业时成绩名列前茅，获公费留学法国里昂大学。1934年用法语撰写论文《西厢记研究》，在法国出版，因此获里昂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学成回国后在母校任教。

抗战期间，沈先生曾和鲍文蔚、曾觉之等人一起为中法文化出版委员会编《法文研究》，翻译介绍法国文学。抗战胜利后，绘画大师徐悲鸿到北平，因知其是抗日救国同盟会会员，且深谙法文，才华横溢，便邀请他到国立北平艺专（即中央美术学院前身）教授法语和美术史。由于他工作勤勉，且知识渊博，深受徐的信任与器重，曾被委以秘书重任，有一个时期还曾为徐代编《益世报》艺术周刊。

1949年，沈先生经闻家驷介绍，加入民盟。1957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6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文革”期间，沈先生和其他许多知识分子一样，饱尝浩劫之苦：藏书被抄，译著散失，报国无门，生活无着，遣回家乡困居多年。后来他写了这样一首小诗，以志他当年空置报国之身的苦闷和渴望拨乱反正的心情：

归来不识旧时门，藤竹斋中嚼菜根。

病树未枯尚透绿，沈舟犹载梦游人。

“文革”之后,沈先生已年过花甲,他先是到北京出版书籍,后到武汉地质学院教授法语。1980年,沈先生南下芙蓉国,到长沙铁道学院任教授兼学术委员会委员,带研究生,同时任《外国文学欣赏》杂志顾问兼编委、中国译协理事等职。此时先生已年逾古稀,仍壮心不已,写诗抒怀:

梅岭村头望远山,八方学子共登攀。
今朝畅饮长沙水,老树开花志未残。

自那以后,物换星移,又是春秋几度。但先生人愈老,报国之情愈浓,仍以老迈之躯,饱学之才,在教坛和译苑里辛勤耕耘。

由于沈先生在教学与科研上所做出的突出贡献,他成为学校首批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之一,并获“老有所为”光荣称号。

1996年,年近90岁的沈先生北上京城,和他的大公子生活在一起。但先生始终闲不住,一方面整理他那些尚未发表的译作,一方面回忆往事创作新诗,直至2002年9月的一天溘然长逝,享年95岁。

二、沈宝基与法国诗歌

沈老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高校任教。但他不仅是一名桃李满天下的园丁,更是一位海内外知名的诗歌翻译家。他从小酷爱文学,丰富多彩的民间传说,光彩夺目的古典诗词,伴他度过了充满幻想的少年时代,为他打下了扎实的文学根底。无论是在国内就读,还是在法国求学,他都以一颗赤诚的学子之心,在浩瀚无边的文学艺术海洋中,广泛涉猎,潜心研修。卢梭的坦荡激愤,雨果的深刻,巴尔扎克的渊博,福楼拜的简洁,梅里美的异国情调,乔·治桑的田园风味,左拉的人民性,斯汤达的尖锐,罗曼·罗兰的细腻……这一切的一切,无不给他以感染以熏陶;而“百花齐放”的法国文学流派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我们可以在他早期的诗歌创作与翻译中找到这些影响的明显印记。里昂大学7年的留学生活对他一生的文学影响尤为深刻。他曾在一篇题为《摩里斯·赛孚》的文章中回忆道:

里昂,这传播中国绵绵之丝的古城,在法兰西文艺复兴初期,确是最重要不过的散发着神秘纯粹之光的诗与思之园地。笔者曾在该地

共住7年之久,而且做了沉思的山居人和多感的漫步者。山顶的顶楼上,眺望楼边罗马水道桥的残迹,山下全城的静中之动,映天的红浪,迷离的烟树,于是迢迢客子,不免对于时间与空间,要起些陡然的感慨与怀念。我常爱在罗纳及莎纳姐妹河边,如在梦中的徘徊着,而且倚尽一座座壮丽的、各个不同的石桥,铁桥和悬桥。雾里的喧语,雾里的星灯,笼罩着我这一颗雾里颤动的心。我在故土抑在他邦?我在天上,抑在人间?为什么耳中似闻河内仙女热恋的歌声?眼中似见神骑上巾幗的英姿?多少次我在芙尔维埃山脚下的圣·若望一带寻觅古时繁华的遗留,多少次我必须经过拉布雷行医的所在地!我也曾攀登赛孚族居住过的金山,我也曾闲游昔日年年必有盛会的欢乐与圣洁之髯岛。这些回忆,虽然隔了多少年月,在多少年月的黑暗中,永远散布着珠玉之光。

正是这种对法兰西文化的仰慕和热爱,使他把自己一生的主要精力奉献给法兰西文学艺术的研究、介绍与传播。他和戴望舒、李健吾、罗大冈等人一道,是我国最早系统深入地翻译介绍法国文学的先驱。而在译介法国诗歌方面,沈先生更是一马当先,终生不渝,硕果累累。早在三四十年代,他就译介过一大批当时中国读者几乎尚不知名的法国重要诗人及其作品。解放后至“文革”前,他先后翻译出版了《巴黎公社诗选》(1957年)、《贝朗瑞歌曲选》(1958年),还对《国际歌》歌词的改译做出了贡献。另著译有《法国革命歌谣选》3册,《巴黎公社文学》1册、《鲍狄埃诗选》1册,《马赛曲研究》1篇,可惜这些文稿均遭“文革”厄运,杳无下落。“文革”后,已到迟暮之年的沈先生教学之余,又争分夺秒地翻译出版了《罗丹艺术论》(1977年)、《1970—1971年巴黎围城和巴黎公社时期的速写和日记》(1979年)、《雨果传》(与人合译,1983年)、《雨果诗选》(1985年)、《富豪》(与人合译,1986年)、《雨果抒情诗选》(1987年)、《从乌东到德加》(1987年)、《雨果抒情散文选》(1992年)。已编译完毕等待出版的有:《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序跋及其他》、《法国革命歌谣》、《阿波里奈诗选》、《普莱维尔诗选》、《贝洛故事诗》、《法国象征主义诗选》、《法国二十世纪诗选》、克洛岱尔的《春夏之交》、瓦雷里的《水仙清唱剧》、拉马丁的《克拉齐拉》,等等。据不完全统计,沈先生共译介法国诗人约100人,其中重点介绍的约30人,如赛孚、龙沙、拉辛、贝洛、高乃依、拉马丁、雨果、贝朗瑞、戈蒂叶、贝尔特朗、奈瓦尔、波德莱尔、魏尔

伦、兰波、马拉美、耶麦、克洛岱尔、瓦莱里、阿波里奈、艾吕雅、普莱维尔……等等；共翻译法国诗歌约 700 首，计约 7.5 万行，375 万字；翻译法国小说约 171 万字，写作文学评论约 30 万字，这些尚不包括 10 来种课堂讲义和两部未完成的汉法、法汉成语词典。

沈老的译诗不仅量多，而且质好，深受广大读者喜爱。早在 1947 年，著名诗人戴望舒就称赞沈先生的译诗“令人满意”，他在《恶之花掇英译后记》中写道：

波特莱尔在中国是闻名已久的，但是作品译成中文的却少得很。……可读的更不多。可以令人满意的有梁宗岱、卞之琳、沈宝基 3 位先生的翻译。

沈老后期的译作更是忠实传神，文字清新苍劲。其中不少优秀译诗，颇能集“意”、“音”、“形”三美于一体，不仅使原诗的情趣境界在他的译笔下曲尽其妙，而且译文琅琅上口，可歌可诵。1985 年长达 5000 多行的《雨果诗选》出版后，著名诗人未央赞扬沈老的“译笔忠实原作的韵味”，“没有深邃的法国文学修养，是达不到这种高度的。”

关于译诗，饱尝甘苦又深谙其中三昧的沈老主张，译诗不仅要饱学，而且要多才。所谓“才”，主要指“诗感”，即译者要学会“以诗译诗”。他常说：“译诗时要‘五官并用’，有时甚至‘五官移用’。把整个身心投入其中。要把自己的灵智、思想、感情、想象、幻觉、直觉等等对外开放，此时已不是单纯的文学所能范围住的了。”

笔者曾和沈老共事 20 余年，经常一起讨论翻译问题。作为晚学，经常得先生耳提面命。有一次我问先生：“有人说惟诗人才能译诗，您同意这种看法吗？”沈老回答道：“不能绝对这样说，却也有一定道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不少人如郭沫若、戴望舒、徐志摩、施蛰存、卞之琳等，都是一面写诗，一面译诗，写和译互相影响，互相促进，中西合璧，相得益彰。有一点可以肯定，不懂诗，也就是自己不曾大量阅读吟诵过诗歌的人，译出来的诗恐怕不会怎么太像诗，因为译诗不是译字，关键是要把情韵境界译出来，当然还要注意诗歌的语言特点及韵律、形式等。”

又有一次，我们谈起《国际歌》歌词的翻译。沈老指出我们现在传唱的《国际歌》实际上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甚至留有遗憾。他说：

《国际歌》创作于1871年,约半个世纪后才译介到中国来,不少人翻译过这篇歌词,包括耿济之、郑振铎、瞿秋白、肖三、陈乔年等名家。其中肖三的修订译文最为通达,影响也最大。但是他的译文中有一句不能令人满意,就是第二句:“起来,全世界的罪人!”我在1956年翻译《巴黎公社诗选》时,发现这一句译得不妥,于是在“罪人”两字的基础上改为“受罪的人”。1962年,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组织专家集体修订时,我又建议改为“受苦的人”,此外还改动了肖译其他几处地方,使之成为现在传唱的歌词。从“罪人”到“受罪的人”再到“受苦的人”,似乎是来得全不费功夫,其实是经过深长的思考的,做翻译工作就是要下这种功夫。

歌词中还有这样一句话:“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沈老认为“劳动群众”译得不妥,应照原文译为“工人农民”,因为原诗作者鲍狄埃强调的是“工农联盟”这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见解。沈老还说译词中“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也有问题,应照原文直译为“旧世界要彻底摧毁。”

可以告慰沈老在天之灵的是,由笔者和一位同事共同编选的《沈宝基译诗译文选》终于在沈老去世后,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这部选集收录了大量沈老生前尚未发表的译诗与译文,计60万字,700多页。

三、沈宝基的诗路历程

很多人都知道沈先生是著名的诗歌翻译家,却不了解他本人也是一位诗人。其实,从求学时代开始,沈先生就师承超现实主义手法,从心理学角度,以意识流技巧陆续创作了数百首诗歌。这些诗有的已经发表,有的被“文革”毁掉,有的珍藏至今。

沈先生是当年颇有影响的“新诗座谈会”的两导师之一,另一位导师是朱光潜先生。“新诗座谈会”是30年代中期北京大学和中法大学的一批文学青年组织的,这些才华横溢的青年人常在北京沙滩红楼聚会,朗诵各自的新诗,交流经验,还创办了一个小型刊物《诗页》。几十年后,该座谈会的成员林蒲教授在《书传千代非一梦》中回忆:

沈宝基先生,和我不常见面,我受他的影响却特别深刻,记得在

某期《诗页》上,我题赠给他的一首诗,诗中有句(大意):

象形字有你,蟹形字有你。

仇敌亦如朋友。

书中自有颜如玉,

如玉?如玉!

害得我好苦!好苦!

光潜师看了后,又是一边点首,一边摇头,又笑着抬头问我:“沈先生看过了没有?”“看过了。”我说。

光潜师不等我答复他沈先生看过后的反响若何,纵声大笑起来。对他,却是罕有的现象。

另据邓小艇在《北京大学与文学青年》中回忆:当时“住在北大文学院公寓群之一——汉园公寓的那拨青年学生,如丁玲、胡也频、朱湘、戴望舒、沈宝基、沈从文等,尔后均成为作家、诗人”。

一次,我和沈老谈起三十年代创办的《诗页》,沈老兴奋地朗诵起他的那首代表诗作《Intérieur》:

我是宇宙的一粒细沙
宇宙却在我心底幽暗里
我来幽暗的灯下
展开自己的天地……

既有山的沉重
可又怎地脆弱
你门外的过客
轻步地远去罢
只消你光明的一现
就会迸出冰雪的火花

这里的一切于我是亲切的
看画中的舞蹈
听画中的笑声
他们在时间里静止了

而我亦做了画中人
但明镜只留近内的影子
镜中人忆不起远外的身世

幽暗的灯下
我欲哭又止
幽暗的心底
凝满天星泪

于是在孤独的幸福里
我有些夜的寒冷

这首诗有一种静谧的、多少带有一点悲剧味儿的美。诗朦胧，人也朦胧；诗孤独，人亦孤独。不过诗人却在孤独里找到了幸福，虽说这幸福中仍有一点“夜的寒冷”。短短 22 句诗，运用了许多具有象征性的明比暗喻：宇宙与细沙，心底与天地，冰雪与火花，画外与画内，镜前与镜中，近内与远外……最后归结到孤独与幸福。虽然时空移逝，洗尽了铅华，但是这首创作于 1936 年的诗，至今读来仍能感觉到它的魅力。

我不懂诗，但我知道诗是高雅的东西，知道曲高和寡，也知道诗无功利可言。今天，写诗与读诗的人似乎都越来越少了，而沈老却一辈子甘于孤寂，淡泊功名，始终与诗为伴。有人称他是“中国的象征派实验诗人”或“最后一位象征派诗人”，但毕竟不为大多数人所知道，更为时光流逝而淡漠。对此，沈老并不在乎。不仅不在乎，而且在停笔写诗数十年后，又从 80 岁开始重新写起诗来。他不管能不能发表，也不管别人知不知道，只是一个劲地往下写，先后辑成了《沈宝基诗抄》、《沉舟》、《祖国的光辉》、《历代杂咏》、《第五季及其他》、《滚石集》、《有生集》、《集外集》和去世前完成的《苏东坡组诗》、《秦太虚组诗》等诗集。我常常是第一个读到他的诗的人。读先生晚年的诗，我的总的感觉是：他一会儿咏史言志，一会儿又写物抒怀；一会儿针砭时弊而又歌唱改革开放以来的太平盛世，一会儿又柔情似水吟诵纯洁的情爱。在他的诗里，先哲先贤，花虫鱼鸟，天光云锦……纷至沓来，比起他早年的那些亦真亦幻、亦虚亦实的象征诗来，

似乎少了一些朦胧,而多了一些朴实、直白和幽默。当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诗也反映出诗人一生的足迹与追求、遗憾与憧憬。

既然写诗,自然会有一些关于诗的看法与主张。我们可以从沈老为上个世纪末完成的诗集《滚石集》所写的自序中,看出他的某些主张:

新世纪即将到来。过去颓废派诗人逃避现实,想入非非,多愁善感,充满了人生不满百常怀千载忧的无端与无奈。倒也留下不少优美的诗篇,催人泪落。不久以前,又有三位颇有才情的年轻诗人,各自的风格不尽相同,纯属一族,先后自杀了。一卧轨于山海关附近的铁路上,一自沉于北大与清华之间的一段水渠中。今日的史诗怎么还会产生在恒河、金字塔、敦煌?原始宗教与叔本华哲学,都不符合时代精神。精神分裂的症状与幻觉只能使他们的内心承受不了现实世界的重压与纠缠,无法自拔。他们的自杀决不由于贫困。我从未听过因贫困而自杀的中国诗人。那个在国外杀妻自缢者更不是因为贫困。他多疑、自私、嫉妒,认为爱的伊甸园已经破灭,失控的狂怒与暴力酿成了悲剧。他写下的最后一首诗《回家》没有能够实现,他回不了家回不了国。天人合一,应该重视的不是天,不是玄妙的天道,是人,是现在活着的人,是人的自身和本性,是生命,是今不是古。天人合一怎么会轻生呢?三位轻生多才诗人,如果能以现代正确理解的天人合一来写诗,那么他们也许是跨世纪可以示范的一代,而不是被某些读者视为世纪末的王子们……

我反倒像个愿作跨世纪的老人,多写健康的诗歌,依旧老有所为,自强不息。要像朱熹那样不让道学思想完全束缚他。一旦诗情突发,什么框子都阻挡不住他。他感受新鲜的生活,捕捉生动的意象,抒发真情实感的气质:“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他又写道:“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希望读者也不要把我晚年寓意的诗全都看作空洞的议论。

沈老晚年所写的几本诗集,都是交由我请人打印成册的。不才曾不揣浅陋,为其中的三部诗集写过序言。沈老最后一部诗集题名《苏东坡秦太虚朱熹组诗》,我在序言中写道: